



赈灾过程中，李金镛等几位江南赈灾人士发现，羊角沟码头与内陆没有宽深的河道相接，内运粮食花费大、效率低。他们提出将小清河改道，开辟新河，接通羊角沟码头。

# 江南人士倡小清河改道

## 李金镛等赴青州赈灾 提出小清河改道方案

据谢家福日记所记，小清河改道羊角沟入海之议，李金镛等酝酿于1877年七八月份。这年的8月11日，李金镛、谢家福、袁子鹏等联名致函江苏牙厘总局，报告青州一带赈灾情况，并提出“为青属贫民筹久远计”，“拟将羊角沟海口疏浚”，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征集当地民工，“既可藉资糊口，而日后商贾云集，又得藉以谋生”，但“工费重大”，“尚拟酌办”。

李金镛（1835—1890）字秋亭，江苏无锡人，早年经商致富，以监生捐同知衔，后投效淮军，任职江苏牙厘总局，因督办粮饷有功，赏加运同衔并戴花翎。1876年，李金镛赴淮安、徐州赈灾，次年初又往青州，成立江广助赈局，设益都、临朐、寿光分局，开国内大规模义赈先声。江苏牙厘总局即江苏厘金总局，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当时各省厘金机构名称不一，如厘金局、捐厘局、牙厘局、税厘局、筹饷局等。作为江苏牙厘总局的员绅，李金镛等定期报告青州赈灾情况，这是他们向江苏牙厘总局发出的第九号信函。

1877年8月31日，江苏牙厘总局致江广助赈局七号函称，山东巡抚李元华托人捎言，李金镛提议“开羊角沟”“极是”。看来，李金镛等向江苏牙厘总局汇报的同时，也将此建议提交了山东巡抚。

10月24日，谢家福代李金镛拟《稟开羊角沟接通小清河由》，修改金少愚的《羊角沟辟达小清河议》。三天后，李金镛、金少愚赴济南面见山东巡抚李元华，报告赈灾情况，呈递两书。11月7日，谢家福离青南返，此后情况不详。12月1日，上海《申报》刊登以上两文。

按照李金镛他们的打算，赈灾青州的部分捐款，用作羊角沟疏浚之用。谢家福在9月24日的日记中记道，江苏同仁袁敬孙来函提出，“羊角沟如欲用我帮之款，须由我帮专任一路，听我指挥”。袁敬孙等江南捐赈人士担心款项挪作他用，需要跟踪监督。

《羊角沟辟达小清河议》提到，当时有人建议疏浚小清河原入海口，或者在原入海口南侧新辟入海口。此文认为，前者旧道无迹可寻，“施工太钜”，后者近海处是一片漫滩，“施工又难”，唯羊角沟处“易办”。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提出小清河改道，从羊角沟入海的观点。

稟開羊角溝接通小清河由 ○竊由半限於水利者半欲爲旱涸備莫如大興水利關達小清河使商船得以駛入蓋上年被災之微遂致交易稀微取商裹足隣境之轉輸亦難力易使借就賑款之餘勉助官中之力以工關而至馬家樓創開新河四十里寬自十丈曲四十二里就舊河加挑四五尺不等約除儘數湊集不過二萬按照所估尙缺八萬除繪圖說附呈察核外理合具稟上陳附羊角溝關達小清河議 ③青州內山數十里中絕無湖潏蓄支港通流故潦河東達馬家樓高隄至王河口出海今接就高隄直開無口可就蓋深水正洪在其之羊角溝西低馬家樓均係新漲海灘一

1877年12月1日《申报》载《稟开羊角沟接通小清河由》(局部)。



李金镛(资料图片)

東萊鯉信 ○羊角溝在燕台之西海杳無村落而地皆斥鹵一白無垠玉宇銀臺光處分設關卡何魯生二尹實司權務所收厘稅商人來往皆以瓜皮小艇轉運有無該處鄉民過壩必先勒索銀錢據此要津以爲利藪嗣因押開始復就淺就深象占利涉云○東省通衢巖然開崇樞機施方伯擬照軌道深處一例疏通僕痛馬瘡之苦桑田滄海變更固無定爾○日國自鑄并擬派員至日精究製洋之法○福山得金二三分金沙有大如胡椒者或云每沙百金礦曾列報章該處去吉林四千餘里每石小

1888年6月27日《益闻录》关于羊角沟的记载。

## 开新河方案 金少愚分析改道之利

按《稟开羊角沟接通小清河由》及附图《羊角沟辟达小清河议》所述，从原小清河接通羊角沟码头所辟新河，在今小清河河北侧，“从海口、羊角沟、分关、马家楼、三叉镇”“辟达小清河”。

海口即入海口，羊角沟指羊角沟码头，分关为东海关羊角沟分关驻地，马家楼即今广饶县东马家楼村，三叉镇即今广饶县三岔村。

如今的小清河，从寿光的刘家旺村至广饶的广北农场盐场四队段，河道成为两地的分界线，河北为广饶境，河南为寿光境。如果按照李金镛他们的方案施工，这一段河道在今小清河河北侧，全部在广饶境内。

为拟订开新河方案，李金镛写

信求助江苏與图局的金德鸿。金德鸿带人赶到青州，赴羊角沟等地进行勘察，预计整个工程开河40公里，动用土石方约60万方，需白银约10万两。李金镛统计赈灾余款不过2万两，尚缺8万两。

金少愚所拟《羊角沟辟达小清河议》，分析了小清河改道羊角沟入海之利：一、从羊角沟到马家楼均为新涨海滩，一片红蒿，“无田亩坟垆阻碍，且地皆平坦”“不须辟（hù）水，易于施工”；二、所取土壤“就北筑塘，就南筑堤”，大堤既可通车马，又能抵御风潮，阻断海水内浸；三、羊角沟码头孤立海边，既要防风潮，又要防海盜，其南有一条旧河，按照“风水”的说法是“弓背水”，会预示

家人会背井离乡，“故富商大贾绝少存驻”，如果新河开于北侧，潮、盗、背弓三患皆除，必能聚市；四、带动沿河部分地带形成“小集”，“不致沿海之地荒凉太甚”；五、解决马家楼以西农田用水问题；六、留下马家楼之坝，坝东截断海潮，坝西蓄存清水，利于灌溉和通行；七、马家楼至索镇间之河，夏秋水涨时可用小船驳运；八、乐安县可在马家楼一带设卡，“以资缉防之费”；九、挖深河道，不致稍旱即竭，发挥其蓄水功能；十、乐安、寿光两县贫民较多，以工代赈，容易召集民工。文章最后写道，若非因费用过大难以实施，“则青州水利大兴，无患商贾不集、陇亩不沃矣”。

## 光绪中期 羊角沟已能短途河运

当时的羊角沟到底是什么样子，谢家福在日记中没有记写。目前查到最早记载羊角沟情况的史料，是上海出版的《益闻录》。

1888年6月27日（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八），《益闻录》在《东莱鯉信》一文中记道：“羊角沟在燕台之西，海道六百余里，四面海滨，平沙苍莽，草木不生，周围四五百里杳无村落，而地皆斥鹵，一白无垠，玉宇银台，光播大海。”

燕台即烟台。《益闻录》是天主教华人传教士所办的一份中文刊物，《东莱鯉信》作者应是居于烟台

的传教士，对羊角沟地理环境并不熟悉，所以其记叙不确。羊角沟向西40公里，是乐安县的马家楼村，羊角沟距离寿光县城也不过200多公里，并非“四五百里杳无村落”。

该文又记，“然一水达乐安，懋迁转运，以燕台为通商巨埠，故该处分设关卡”“所收厘税，比往年更有起色”“乐安县仓头沟与羊角沟一水直达，商人来往，皆以瓜皮小艇转运有无”。

此文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这时羊角沟码头尽管不通小清河，但有一条叫母猪沟的小河入乐安县

境，仅能通瓜皮小船。羊角沟码头不仅能海运，且能短途河运，这与10多年前谢家福日记所记有所不同，当时羊角沟码头并无通内地之河运渠道。

羊角沟有东海关所设分关收税，乐安县乡民也瞅上了发财门道。据《东莱鯉信》记，仓头沟乡民“顿生诡计”，以蓄水灌溉为名，在河中筑坝，货船到此，乡民抬船过坝，以此“勒索银钱”。山东机器局所雇运输船通过此处，也遭到乡民勒索。山东机器局上报山东巡抚张曜，张曜派兵押运，方才免费顺利通过。